

列傳

淮陰侯

韓王信 盧縮

田儼

樊鄴 滕灌

張丞相

酈生 陸賈

傅靳 蒯成

劉敬 叔孫通

季布 欒布

袁盎 晁錯

張釋之 馮唐

萬石 張叔

田叔 扁鵲 倉公

吳王濞

魏其 武安侯

韓長孺

李將軍 匈奴

衛將軍 驃騎

史

記

第七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西漢書卷之九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音無

善行可推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

鄉南昌亭長寄食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林蓐中食

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

幸昭曰以水擊絮為漂故曰漂母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

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豈

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

耳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徐廣曰袴一作跨跨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於是

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

仗劍從之居戲下徐廣曰戲一作麾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

及古周 毛氏

數以策于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

敖徐廣曰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

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

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

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

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入有言上曰丞相

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

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

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

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文類曰

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

也張晏曰無事用信

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

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

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

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

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

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

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

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

項王之為人也項王暗噉叱咤千人皆廢音灼曰廢不收也然不能任屬賢

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音導人有疾病

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刳弊恐不能予漢書音義曰不忍授此

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

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誅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人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

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漢書音義曰益張旌旗以疑敵者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鍬渡軍徐廣曰鍬一作在服度曰以木罌鍬以渡軍昭

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

說闕與徐廣曰音余駟案李音曰夏說代相也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

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

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後爨漢書音義曰樵取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

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聽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二千里止舍夜傳發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選

輕宋本

十宋本
夜下有半字

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如韓曰草音幟依山自覆蔽誠曰

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

傳殮徐廣曰音食也曰今日破趙會食服虔曰立駐傳殮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食言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諸將皆莫信

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

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

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

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

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

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

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

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

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

宋本少人字

徐廣曰
泚音遲

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
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
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
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
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
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
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
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
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
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
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
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

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待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

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

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

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李奇曰鄙音
權今高邑是部下李奇曰鄙音
權今高邑是身死泚上今將

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

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褊衣甘

食傾耳以待命者如淳曰恐滅
亡不久故也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其

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

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

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

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

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

字
宗本無休

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魏都賦曰有驛順時劉達曰驛酒也北首燕路而

後遣辨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

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

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

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

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

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

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成臯楚又復急圍之

六月漢王出成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

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奪其印符以

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

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

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

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

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韋昭曰軾今小車中隆起者掉三寸之舌下

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

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

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徐廣曰濟南歷城縣遂至臨菑齊王田廣

以酈生賣已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

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

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

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

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

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
遂戰與信夾濰水陳

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

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

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
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

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敗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

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

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

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張安曰發信使者所齎書漢王大怒罵曰

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

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

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王

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徐廣曰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亡

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張華曰武涉墓在盱眙城東十五里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

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

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

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

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

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

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

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

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

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

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與我數

萬眾解衣食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對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張晏曰背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選燦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眾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

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

張晏曰折劓敗也北奔北

敗滎陽傷成臯

張晏曰於成臯傷胸也臣

瓚曰謂軍折傷

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

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

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

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

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

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趙出空

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

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強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

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

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

殃願足下孰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

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
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
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
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廩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
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
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
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
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廩陳澤故
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
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
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
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

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
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
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
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
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
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
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
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
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晉灼曰楊雄方言海岱之間名
謂為儋石斗石也蘇林曰齊人
名小壘為儋石如今受
鯉不過二三石耳一說儋一斛之餘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
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
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踟躕徐廣曰踟
一作躑也

宋本一儋
下有與字

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
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
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
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

聽已詳狂為巫

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者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詳狂也

漢王之困

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

王軍徐廣曰以齊為平原于乘東萊齊郡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

所從食漂母賜千金

張華曰漂母家在泗口南岸

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

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

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

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

徐廣曰東海胸縣有伊廬鄉馴案韋昭曰今中廬縣

素與信善項

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鄉

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

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

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

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

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

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

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

張晏曰狡猶猾

高鳥盡良弓藏

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

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

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

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

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

宋本無下字

原宋本涼

宋本無鄉字

陳豨事疑出告變之
語考豨傳豨招致
一特懼禍遂致大戮
非豨蓄反謀也且已
部署而豨日待豨
信亦不知兵矣此必
呂后與相國文致之
者

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
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
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徐
曰表云為趙相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
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
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
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
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
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
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
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
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

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信人呂后使武
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
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
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
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
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
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
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網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竝起英俊鳥集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
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
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可盡
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九十一

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二十三

韓王信者

徐廣曰一云信都

故韓襄王孽孫也

張晏曰孺子爲孽

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

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

橫陽君成爲韓王

徐廣曰二年六月也

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

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

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聲相近字由此雜亂耳今有申

徒是司徒之後言司徒轉爲申

公立爲漢王韓信從入漢中廼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

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跋而望歸及其鋒東嚮

文穎曰鋒銳欲

東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廼許信爲韓王先拜信爲韓太尉將

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

更以爲列侯

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成駟案漢書曰封爲穰侯

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廼令故項籍

馬川中鳳鳴氏

游吳時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廼立韓信為韓王

徐廣曰即日二年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

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

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賴川明年春

徐廣曰即五年之二月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

處廼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

李奇曰被音被馬也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

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

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

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

與其將白土人

張晏曰白土縣名屬上郡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

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

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後

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

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

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

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匈奴騎圍

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

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

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

漢書音義曰言唯弓矛無雜仗也請令彊弩傅兩矢外嚮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

蘇林曰代地也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

鄧展曰柴武也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

煩字本

字本少信

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
 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
 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
 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
 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
 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
 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漢書音義曰縣名章昭曰在匈奴地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
 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頽當及嬰率其眾降漢漢封頽
 當為弓高侯地理志河間有弓高縣也嬰為襄城侯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頽當
 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元朔四年不敬國除頽當
 孽孫韓媽漢書音義曰音鄂陵之鄂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

為案道侯子代徐廣曰名長君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會徐廣曰長君之子也拜為龍
 維侯續說後

盧縮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縮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如淳曰親謂父也及
 生男高祖盧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縮壯俱學
 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
 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縮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
 起沛盧縮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
 從出入卧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
 至其親幸莫及盧縮縮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漢五年冬以
 破項籍迺使盧縮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李奇曰共敖子七月還
 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
 欲王盧縮為群臣缺望如淳曰缺音決別之決望猶怨也瓚曰缺謂相缺而怨望也章昭曰缺猶莫也及虜臧荼迺下

頽當

地字本

盧縮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縮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如淳曰親謂父也及
 生男高祖盧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縮壯俱學
 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
 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縮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
 起沛盧縮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
 從出入卧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
 至其親幸莫及盧縮縮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漢五年冬以
 破項籍迺使盧縮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李奇曰共敖子七月還
 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
 欲王盧縮為群臣缺望如淳曰缺音決別之決望猶怨也瓚曰缺謂相缺而怨望也章昭曰缺猶莫也及虜臧荼迺下

辭字本

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廼立盧綰爲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卽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爲然廼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寤廼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

晉灼曰使陳豨久亡畔

連兵勿決漢

十二年東擊黠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廼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綰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

盧綰孫他之以東胡王降

如淳曰為東胡王來降也漢紀東胡烏丸也

封為亞谷侯

徐廣曰亞一作惡

陳豨者宛胸人也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

匈奴上至平城還迺封豨為列侯

徐廣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宛胸至霸上為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

破滅茶封豨為陽夏侯

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

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

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豨還之代周昌迺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

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

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及高祖七年

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

代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誑誤劫略者皆赦之

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

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

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

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

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

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

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

魏武帝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非羽檄之意也駟案推此言則以鳥羽插檄書謂之

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

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

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

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

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破豨將張春于聊城斬首萬餘太尉勃入

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

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

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

封為亞谷侯

惡下有也

陳豨不捉

十案

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恒為代王徐廣曰十一年正月都中都代鴈門皆屬

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

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詐力成

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强大外倚蠻貊以為援

是以日疏事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

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

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

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史記九十三終

史記九十四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

皆豪宗彊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

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詳縛

奴而以謁也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

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以擊周市周市

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

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徐廣曰二年六月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

楚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王

田儋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將以

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

大破齊楚軍
當代臨本
大破齊魏軍

齊楚同

詐宋本

田儋列傳

田儋列傳

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
 廼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
 趙因留不敢歸田榮廼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徐廣曰二年八月榮相之田橫為
 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
 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廼肯出兵楚懷王曰
 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
 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蝮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應劭曰蝮一名
 蝮螫人手足則
 割去其肉不
 然則致死則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文穎曰言將亡身非手
 足憂也贊曰於楚趙非
 之親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齟
 齬猶齟齬
 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
 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
 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廼徙齊王田市更王膠

今宋本

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
 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
 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
 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
 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
 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
 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廼亡就國田榮怒追
 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廼自立為齊王
 盡并三齊之地項王聞之大怒廼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
徐廣曰
 三年正月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徐廣曰立故
 王田假也齊
 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徐廣曰
 假走楚
 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廼釋齊而歸擊漢於彭

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徐廣曰四月立田榮

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

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

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

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

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

賣已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徐廣曰高作假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

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

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徐廣曰四月十一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

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

嬴下晉灼曰泰山嬴縣也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

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

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徐廣曰漢因

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懼

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韋昭曰海中山曰島高帝聞之以為田

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迺使

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

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

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

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

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請維陽如淳曰四馬下足為乘傳

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轅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

子當洗沐止畱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

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我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適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

韓信

田橫蒯通者

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

漢書曰號為雋
永永一作末

通善齊人安

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史記九十五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張晏曰南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

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

監豐下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居戰碭東張晏曰秦司馬卻

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類曰即官大夫也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

先登斬首二十二級賜爵列大夫文類曰即公大夫爵第七復常從攻城陽徐廣曰年表二

年七月破秦軍濮陽東屠城陽也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

執圭洗帛比也如淳曰間或作聞呂氏春秋曰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卻敵斬

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河間守軍

於扛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卻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

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攻宛陵先登

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徐廣曰時賜爵有執帛執圭又有賜爵封而加美名以為號也

又有功則賜封列侯駟案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瓚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也從攻長社轅轅絕河津東攻秦軍於尸

南攻秦軍於隼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以卻

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瓚曰增封也攻武關至

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

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

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

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

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漢書音義曰音撞鍾立帳下

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

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

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

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

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

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犇入營詐讓項

羽沛公事幾殆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

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

北徐廣曰隴西有西縣白水在武都駟案如淳曰皆地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從

攻雍秦音胎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

人首十一級虜二千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壞東卻敵遷為

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

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

陰灌北也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煮棗擊破王武程處軍

秦宋本

十室本

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項籍既死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徐廣曰曼一作審字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攢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孟子曰

害義謂之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豨別將胡

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

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

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

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

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為

婦生子仇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卧

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

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

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

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

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

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

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

宋本無虜
茶三字

宋本有
太卜字

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
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諡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
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
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媵屬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
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
諡為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
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
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
曲周侯酈商者高陽人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畧人得數千沛
公畧地至陳留六月餘徐廣曰月表曰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兵二世三年二月襲陳
留用酈食其策起兵至此十九日矣食其傳曰既說高帝乃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
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

縣別將攻旬關漢書音義曰漢中旬陽縣音詢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

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破雍將軍

烏氏音支周類軍拘邑蘇駟軍於泥陽徐廣曰駟一作騶賜食邑武成六千戶以

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梁相國

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

既已死漢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徐廣曰在

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

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

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為

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

帝擊黥布攻其前拒徐廣曰一作和駟謂拒方陳拒音矩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

燕趙之界駟案漢書音義曰地名

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郤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

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

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

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為

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

帝擊黥布攻其前拒徐廣曰一作和駟謂拒方陳拒音矩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

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

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

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文類曰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

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

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給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

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諡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

況賣交也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交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推呂祿以安社稷誰能存君親可也孝景前三年吳楚齊

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命舒音侯樂布自平齊

來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

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為

繆侯徐廣曰繆者更封邑名諡曰靖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

侯世宗立徐廣曰世作他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廢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

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

傷嬰人有告高祖韋昭曰告白也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也

告故不傷嬰鄧展曰律有故乞鞠高祖自告不傷人嬰證之後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

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

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從

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也平以胡陵降賜嬰

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

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

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

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因復

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徐廣曰今

字本不提

字本有字

給字本

也。綱案鄧展曰：今沛郡公丘漢書曰：嬰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以兵車

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

號昭平侯，復爲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

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

後，常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服虔曰：高祖欲

走也。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皆立乘，嬰恐小兒墜，各置一面雍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爲雍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漢王怒行

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

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徐廣曰：祈作沂。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

魯，益食茲氏。漢王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

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

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

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

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

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

陳功爲多，賜所奪邑五百戶。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

陷陳，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

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

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

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

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爲孝文

皇帝，復爲太僕。八歲卒，謚爲文侯。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

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

御婢姦罪自殺，國除。賴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爲沛公，畧地至雍丘下章。

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服虔曰疾攻之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

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齒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

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

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

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秦將降為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黃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徐廣曰重泉屬馮翊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

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

騎者傅之如淳曰傅音附猶言隨從者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

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

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

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左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擊破柘公王武

軍於燕西徐廣曰柘屬陳所將卒斬樓煩將伍人李前曰樓煩縣名其人善射騎故以名射士為樓煩取其美稱夫必樓煩人也

連尹一人張晏曰大夫楚官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

都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

鄆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

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

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

追齊相田橫至嬴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

張晏曰樓煩胡國名

連尹一人

張晏曰大夫楚官

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

張晏曰左右方之馬左亦如之

李前曰樓煩縣名其人善射騎故以名射士為樓煩取其美稱夫必樓煩人也

張晏曰秦將降為公今反

從擊破之攻下黃

攻下羸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
留公於高密卒斬龍且文類曰所將卒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

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
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

下相以東南僅取慮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漢書音義曰住廣陵以禦敵項羽

使項聲薛公郟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郟公下邳斬薛
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陀降留薛沛酈

蕭相攻苦譙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頤鄉徐廣曰苦縣有頤鄉從擊項籍軍
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

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
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

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
下如淳曰雄長之長也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

立為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
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穎陰二千五百戶號

曰穎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
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

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
破胡騎於滎石服虔曰滎音沙至平城為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

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文類曰特一之特也降

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呂車騎將軍先出
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

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徐廣曰一作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
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

歸定令嬰食賴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
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
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
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爲將軍軍長安爲亂齊哀
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爲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
爲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
齊王呂誅呂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
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孝文皇帝
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爲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
國嬰爲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人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
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
以丞相卒諡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強代侯十三
年強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爲臨汝侯續灌氏
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
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
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第二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如淳曰方版也

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

有罪亾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

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

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

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

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

邊寇已而徙為趙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

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

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文穎曰能計故號曰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

歲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

魏川屯鳳臺氏國印

魏川

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曆故令蒼以

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立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

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

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

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徐廣曰主周苛為客張晏曰為帳

官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

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

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

怒亨周苛徐廣曰四年三月也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

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

封為高景侯徐廣曰九年封封三十九年文帝後元四年謀反死國除昌為人彊方敢直言自蕭曹等皆

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漢書音義曰以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

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

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

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疆上問其

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

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廡聽

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

人方與公孟康曰方輿縣名公其號璣曰方輿縣令也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

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

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

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

戚夫人與呂后有卻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

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
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
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
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
公彊為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
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
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
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
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十年也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
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徐廣曰十年封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
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
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

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

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

徐廣曰論悼也後五歲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

之畫乃抵堯罪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任敖者故沛

獄吏高祖嘗辟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

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三歲高祖立為漢王

東擊項籍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

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諡懿侯曾孫越人元鼎二年為太常坐酒酸國除嗣案漢書任敖孝

文元年堯徐誤也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

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

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
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文類曰緒尋也或曰緒業也

評漢書云高后崩與大臣共誅呂祿後坐事免考呂后紀漢書為是

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華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人之音聲及以比

定律令

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十二月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贖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

若百工天下作程

品

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之謂順音灼曰若預及之辭

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

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

漢書曰著書十

八篇言陰陽律曆事

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

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

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

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

以為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

蒼任人為中候

張晏曰所選保任者也贖曰中候官名

大為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為

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諡為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

子類

徐廣曰二作刺音贖

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初張蒼

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

漢書云長八尺

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

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

徐廣曰勇健材力開張蹶案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踰蹋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

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

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

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

夫張蒼免相

徐廣曰俊二年八月

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

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

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

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

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
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
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
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
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
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
吏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
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
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
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
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
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塹垣服虔曰宮外垣也如淳曰塹音畏梗之便嘉聞之欲因此以

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謂

自歸景帝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

外塹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

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諡為節侯

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去

靖安侯子侯更代六歲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

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諡夷劉舍本項氏親

也賜姓劉氏父襄佐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昌之子也諡夷劉舍本項氏親平棘侯薛澤徐廣曰周父夷吾

武彊侯莊青翟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商陵侯趙周徐廣曰周父夷吾為楚王戊大傳諫

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媿媿徐廣曰媿音七角反一作斷一作臆廉謹為丞相備員

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

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頡頏曆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舊德用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史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

丞相長陵人也各字卒而有韋丞相代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

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

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為

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

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

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

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

武皆令諸吏帶劔帶劔前奏事或有不帶劔者當人奏事至乃借

劔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各名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

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

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

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

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

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

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

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

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

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而因為丞相明於事有

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

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為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

宋本無尚字

宋本無邴字丞相云連上文

姦賊免爲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
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
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爲相是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
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爲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
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
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
內侯黃金百斤徵爲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爲治以丞相病
死子嗣後爲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
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
玄成者卽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
詩論語爲吏至衛尉徙爲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名廣德也爲御史
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爲丞相因封故邑爲扶陽侯數年病死

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
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爲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
相父子俱爲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
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
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
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
百石屬薦爲郎而補博士拜爲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
而遷爲光祿勳居殿中爲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
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爲御史大夫歲餘韋丞
相死匡君代爲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
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徐廣曰微
一作然多至御史大夫卽去者諸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

相物故也。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厄不得者眾甚也。

史記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

徐廣曰今在圍縣。

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

食業

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音灼日落薄落託義同。

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

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

其將皆握齟

應劭曰握齟急促之貌。

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

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

也

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士。

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

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

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

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

冠洩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日第言之騎

西川中興書氏書印

志行衰惡之貌宋本作惡之類也

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徐廣曰二世三年二月使人召酈生

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

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

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

乎酈生日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

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

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日足下起糾合之衆一作烏合收散亂之兵

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

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

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

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

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

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

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

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

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

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

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

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

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

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

臯之險杜大行之道韋昭曰在河內野王北也距蜚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守白馬之

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

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

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
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
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
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
歸卽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
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
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
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
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卽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
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
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
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刻而不能

授

孟康曰河斷無復廉錫也賈曰項羽各於爵賞刻惜侯印不能以封其人也

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

玩字本

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
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
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
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
後服者先亾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
危亾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
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
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
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日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
更言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
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

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齊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

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

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魍結服虔曰魍音椎今兵士椎頭結箕倨見陸生陸生因

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

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

其政諸侯豪傑竝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

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

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

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

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

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

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

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

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

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

人眾車輦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眾不

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

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音首不若漢迺大說

陸生畱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

陸生囊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裏也他送亦千金蘇林曰非囊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

尉他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
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
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
守之文武竝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亾秦任
刑法不變卒滅趙氏趙氏秦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
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
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亾之徵
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
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
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
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
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徐廣曰汝

一作公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

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

也章昭曰恩汚辱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

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漢書音義曰請若問起居直入

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

揣我何念孟康曰揣量也章昭曰揣音初委反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

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

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務一作豫

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卽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

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

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

度宋本

宋本重樣不分三字

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

廷公卿間名聲籍甚漢書音義曰言很藉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

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太中大夫往

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

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臯去後復事黥

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

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黥案黥布列傳無此語平原

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

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

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

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

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迺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

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危母在故義不知君今其母死君誠厚

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韋昭曰衣服曰稅稅當為襚列侯貴人

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

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

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

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

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

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

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閔

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

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

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而

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

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

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

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

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

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畱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

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誅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

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

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沛公曰為我謝之言

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

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按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

沛公吾高陽酒徒也徐廣曰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

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

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

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

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與天下之大

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

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

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問所

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畱陳畱者天下

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

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畱足下將陳畱之

衆據陳畱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

評其文類皆先生補入者

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乃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亾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史記九十七終

史記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陽陵侯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枉里

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

霸上沛公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遷為右騎

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徐廣曰屬上郡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賜爵通德

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徐廣曰赦倉之下益食邑屬

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益食邑因定齊地剖

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

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五歲為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

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如淳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案律謂勒兵而守曰屯二歲為代

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諡為景侯子頃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

評傳相傳不類補

傅靳蒯成

傅靳蒯成

杜宗本

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三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從起宛胸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亳南開

封東北斬騎千人將一人徐廣曰將一作侯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

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主官車騎長一人張晏曰騎之長首

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

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

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

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稅

苗南徐廣曰今曰考城破之身得說都尉一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

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

趙將賁郝上音肥下音釋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

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

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身斬

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子康曰將兵郡守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

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徐廣曰邯鄲高帝改曰趙國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

擊絕楚饗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略地東至繒郟下邳

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

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

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

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

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

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

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二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

以下至五百石徐廣曰一本無此五字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歙卒諡為肅侯子亭

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繅者

服虔曰蒯音菅蒯之蒯

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

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

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

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

繅為信武侯戰不利不敢離上

以繅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繅為

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

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

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繅以壽終諡為貞侯子昌代侯有

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繅子居代侯

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繅子應為

鄆一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斬歙皆高爵

徐廣曰二無高字又木皆從高祖

從高祖起

山東攻項籍誅殺各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

蒯成侯周繅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

傷心者

徐廣曰此作比

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史記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

曰一木橫鹿車前一人推之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

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

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

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

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

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

張晏曰言馬箠示約國人爭隨之及文

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

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

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

西川屯鳳

氏書

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亾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不屯

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

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

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

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

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

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

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

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

不搯其吭張晏曰吭張晏曰吭喉龍也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

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

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亾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

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

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

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

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

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

長韋昭曰夸張矜大也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

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

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擊敬廣武遂

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

宋本豐字下有擊字

繫本

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
亾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強控弦三十萬。應劭曰：數苦北邊上

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
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
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

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
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

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
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

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
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

「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

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

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

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

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

六國之族，宗強。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

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各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

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

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叔孫通者，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辭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

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

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贊曰：將謂逆亂

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

無將，將而必誅。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

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廼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廼去之辭辭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辭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廼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

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廼謂曰漢王方蒙矢

石爭天下漢書音義曰謂發石以殺人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搃旗之士張晏曰搃卷也

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

嗣君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曰朝奉此之木蘭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

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

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

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

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

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

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

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

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

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
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叔孫通
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三人西及上左右為

宋本三人
各本同

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切馴案如淳曰置設綿索為
習隸處蕞謂以茅剪樹地為纂位春秋傳曰置茅絕也

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

迺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

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

旗志徐廣曰
一作幟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

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

句傳漢書音義曰傳
從上下為臚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徐廣曰
一作幟傳警引諸侯王

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

畢復置法酒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
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諸侍坐殿上皆伏叩首如淳曰
抑屈

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

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

帝之費也迺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

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

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

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

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

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

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

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
淡馴案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其可背哉陛下

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
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

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

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

羣臣莫能習徙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漢諸儀法

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

漢太后常居之及間往來數蹕煩人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韋昭曰閣道也如淳曰作複道方始築武庫南

叔孫生奏事曰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

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

淳曰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

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

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

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

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

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

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

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

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誦道

固委蛇蓋謂是乎

史記一百
九十九終

史記一百

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

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傳也

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

如淳曰窘困也

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

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

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

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

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柳鄒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瓚曰茂

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

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

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

迺乘輅車

徐廣曰馬車也

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

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

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

西川

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

誌宋本

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

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

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

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

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章昭曰闕見陛下深淺也上默慙良久

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

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事貴人趙同等

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為介於布請見竇

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

布果大怒待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

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

字宋無以

權顧金錢

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

事貴人趙同等

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以父名談故改之

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

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為介於布請見

竇

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
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
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
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
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中尉到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
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
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辯人名固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
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
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
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
效丁公

宋本無曰字各本同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

為酒人保

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傭也可保信故謂之保

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

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
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
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
而臧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
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
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徐廣曰布趣一作走
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
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
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
氏不亾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徐廣曰一徵兵
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一作峭案誅

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
是上迺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
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
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徐廣曰擊齊有功也復為
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
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徐廣曰屢一作屢一日覆駟案

孟康曰屢屢蹈之也謂曰屢數也塞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至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

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

終為漢各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作概字音義同

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復一作與樂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

知所處如淳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屢案本

黃字本增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為羣盜徒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

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絳侯為丞

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徐廣曰自一作目袁盎進曰陛下以

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

主在與在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主亾與亾如淳曰不以主亾而不行其政令方呂后時諸呂用事

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

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

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

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

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

西川中鳳崗

西川中鳳崗

曰司之古語也
於淮南王傳又
列此可以觀史

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轎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

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贊曰大臣共誅諸呂禍福尚未可知故曰不測也

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者也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

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

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

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盎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

趙同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嘗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

節夾乘說盎曰徐廣曰說作謀君與鬪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

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其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

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

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竝車攀轡上曰將軍

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徐廣曰一作行駟案服虔曰自

惜身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韋昭曰衡車衡

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駢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

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

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袁

盎引卻慎夫人坐如淳曰盎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

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

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適所以失尊卑矣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

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疑乎張晏曰戚夫人於是上

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

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如淳曰調選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

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

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苛時說王曰

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

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

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問丞相曰

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

袁盎即詭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

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

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

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

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

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

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授禍不久矣丞相乃

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盎素不好

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

崩孝景帝卽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授吳王財物抵罪
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夫袁盎

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

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爲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

不宜有謀如淳曰盎大臣不宜有姦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

竇嬰爲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

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

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

使袁盎爲太常竇嬰爲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

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

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

軍中袁盎自其爲吳相時嘗有從史嘗盜愛盎侍兒文穎曰盎婢也盎

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亾歸袁

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

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淳醪會天寒士卒飢渴

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

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

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

亦且亾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亾者之道從

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欲令人見也杖步行七八

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穎曰梁騎擊吳楚者也或曰得梁馬馳去也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

王子平陸侯禮爲楚王袁盎爲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

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鬪難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

待之安陵富人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如淳曰博盪之徒或曰博戲之徒將軍何自

通之盜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

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鑽

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不以存亾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

騎徐廣曰常一作詳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

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

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

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

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梧

生所問占徐廣曰梧一作服駟案文類曰梧音陪秦賢士善術者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

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與雒陽宋

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錯為人峭直刻深

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

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

家令服虔曰太子稱家瓚曰茂陵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

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

奇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

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

徐廣曰九作公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

太上廟墻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墻垣丞相嘉聞

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間具為上言之丞相

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墻中

垣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

秦下有時字

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

徐廣曰二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

收其枝郡奏上上令

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却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

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

徐廣曰一作謹

多怨公者

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

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

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

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

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

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

聞鼂錯死吳

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

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

夫鼂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

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

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

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

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

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慷慨遭孝文

初立資適逢世

張晏曰資才也適值其世得聘其才

時以變易

張晏曰謂景帝立

及吳楚一說說雖行

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

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讐反以亾軀語曰變

古亂常不死則亾豈錯等謂邪

評漢言言鼂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史記不載或疑傳致之詞蓋廷尉奏獄難用削地為罪也

史記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蘇林曰顧錢

淳曰漢儀注警五百萬得為常侍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

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

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

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

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

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

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

若是邪尉無賴張晏曰才無可恃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

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

蘇林曰顧錢若出穀也如

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

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膏夫謀謀音灼曰利口捷給哉且秦以

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

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膏夫口

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

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膏夫上就車

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

為宮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請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

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

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

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臨岸邊曰廁也蘇林曰廁

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趨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漢書晁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永

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斲陳絮漆

其間徐廣曰斲一作錯斲案漢書音義曰斲絮以漆著其間也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

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却張晏曰錮鑄也帝北向故云南山迴顧南向故云南山使其其中無可欲

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

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贖日中尉橋兩岸之中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

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聞蹕匿橋下久之以

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

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

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

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

一宗本

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
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
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
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
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
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徐廣曰足一作止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
之逆也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
取長陵一抔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
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
徐廣曰一作問漢書作啓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為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
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
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

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顧謂張
廷尉為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
張廷尉使跪結鞮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
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鞮故以重之諸公聞之
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
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
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

應劭曰此云孝子即也或曰以至孝聞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

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

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父

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

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徐廣曰一云官士將駟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帥將也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

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如淳曰而搏良善也

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

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

公奈何眾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

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

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

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韋昭曰此郭門之闔也門中概曰闔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

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

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

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穀騎萬三千

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徐廣曰澹一作澹

西抑疆秦南支韓魏當其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

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

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漢書曰尚槐里人也其軍市租盡以饗士

卒私養錢服虔曰私廩假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

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

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

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

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

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班固稱楊子曰孝文帝親誠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

為不能用頗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

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軍國車士服虔曰車軍之士

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一作辨張季馮公近之矣

史記一百二終

史記一百三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西川中鳳樓氏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高祖東擊項籍過

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

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

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徙其

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太中

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敖如為太子太傅免

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

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徐廣曰一作仁次

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徐廣曰馴一作訓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

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

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后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訢訢慎曰古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類曰郎五日一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浣滌徐廣曰踰踰短板也音注則踰謂廁實實音豆言建又自洗滌廁實實為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憾術聚器也音威豆綢案蘇林曰踰曰投實滌解周官械虎子也奮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甯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糞木空中

于宗本

佳宗本
沈宗本

如曹謂之窬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袖衫為侯窬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

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當

廷宗本

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庭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

徐廣曰陵一作鄰

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

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

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

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

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

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

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

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上五建時上事書誤作四

上譴死矣甚惶

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

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猶然

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

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

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

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

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

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

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

九卿減宣罪服虔曰音減損之減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

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

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

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駕無

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

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

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以書讓慶慶

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

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諡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

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

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為郎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如淳曰機機轉之類事文

帝功次遷為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

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一心以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

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

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

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

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劔縮曰先帝賜臣劔凡六劔不敢奉詔
上曰劔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劔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移易質換之也縮曰具在上

使取六劔劔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
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乃拜縮為河間王太傅吳楚

反詔縮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
前六年中封縮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

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

上以為縮長者不忍乃賜縮告歸而使到都治捕栗氏

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縮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
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

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
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

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縮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

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

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

中大夫

徐廣曰漢書云稱為長者稍遷至太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也

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

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

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

子修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縮俱以

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

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

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

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裳衣敝補衣溺袴

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

得此宦者出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期為不繫清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內

病時所生韋昭曰陰重如今帶下病泄利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

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

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

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

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史記音隱曰安丘侯說之庶子也

音於友反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其

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

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

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

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

大夫祿歸老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

徐廣曰訥字多作訥音同耳古字假借而敏於行其

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

而周文處譎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史記一百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

巨公所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

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

陳豨反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

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

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

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

田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

徐廣曰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

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梟三族唯孟舒田叔等

田叔列傳

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母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卒爭臨

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表益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爲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錢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

宋本無如
其二字
錢字本財

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爲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

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爲郎中數歲爲二千石丞相長史

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爲京輔都尉

月餘上遷拜爲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時左丞相自將兵徐廣曰劉屈氂時爲丞相也

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坐縱太子下吏

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徐廣曰

曰陘城縣名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

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

少孤貧因爲人將車之長安畱求事爲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

名數家於武功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剗道近山安以爲

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安畱代人爲求盜亭父郭璞曰亭卒也後爲亭長邑

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

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畧明日復合會會者數

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

除爲三老舉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辨

斥免乃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

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

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

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

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劔

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
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
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
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
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
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
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
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
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
徐廣曰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
形備施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
關仁不及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

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
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爲益州刺史以田仁爲丞
相長史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
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
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
子弟也杜杜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爲二千石方
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
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
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爲能不畏彊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
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
爲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
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徐廣曰暴勝之下責丞相何爲縱太子丞相對

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
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
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
徐廣曰佯
或作詳也不傳事何也任安答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
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
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眾
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
積為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
哉後進者慎戒之

史記一百四

魏川中鳳
氏圖

史記一百五

魏川中鳳
氏圖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

徐廣曰鄭當為鄭
鄭縣名今屬河間

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

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竒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

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

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

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

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

藏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

晉昭公時諸大夫強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

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

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

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

收謂棺歛

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橋引案杙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擗髓腦揲荒徐廣曰揲音舌瓜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嘆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郅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

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
 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温也中庶子聞扁鵲
 言目眩然而不瞋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
 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
 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
 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
 流涕長潛徐廣曰一云言未卒因涕泣交流噓唏不能自止也忽忽承映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
 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魔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緣中經維
 絡徐廣曰維一作結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徐廣曰一作隊陰脈上爭會氣
 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
 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徐廣曰一作發脈亂故形靜
 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
 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廢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

宋本無上而三字

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
 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
 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
 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傳云曰號自晉獻公
時先是百二十餘年滅美是時焉得有號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
 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
 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
 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
 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
 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
 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

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傅玄曰是時齊无桓侯嗣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

使聖人

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

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

徐廣曰所病猶療病也

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

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

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

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

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

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醢自知伎不如扁鵲也

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

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

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

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

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

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

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

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

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

徐廣曰一作贖

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

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

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

意家居詔召問所為

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

及所能治病者

徐廣曰一作為為亦治

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

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

徐廣曰意年二

十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

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

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

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

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音奇咳音該術揆度陰陽外

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

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

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

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

弟昌曰此病疽也七如反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後八日嘔

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

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徐廣曰一作也而靜徐廣曰一作清此內關之病也脈法曰脈

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脈

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

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癰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

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

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及

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癰腫盡泄而死熱上則

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

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

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滿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忤食

飲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

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徐廣曰一作也又作猛躁而經也此絡

良字本
三十九上有
年字

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徐廣曰意年二

十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

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

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

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

避席再陽外

變藥論之有

驗然尚有驗

精良今史成

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不可言也臣意出復告成

弟昌曰此病疽也七如反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後八日嘔

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

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徐廣曰一作肥而靜徐廣曰一作清此內關之病也脈法曰脈

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脈

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

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癰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

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

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及

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癰腫盡泄而死熱上則

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

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

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吃食

飲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

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徐廣曰一作暍又作猛躁而經也此絡

良宗本
三十九上有
年字

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徐廣曰意年二

十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

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

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

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

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音奇咳音咳術揆度陰陽外

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

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

精良良字本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

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

弟昌曰此病疽也七如反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後八日嘔

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

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徐廣曰一作電而靜徐廣曰一作清此內關之病也脈法曰脈

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脈

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

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癰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

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

故中熱而脈未變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五日盡也及

八日則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五日盡也熱上則

熏陽明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五日盡也熱氣已

上行至頭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五日盡也診切其

脈告曰氣高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五日盡也數乞食

飲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

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徐廣曰一作暍又作猛躁而經也此絡

良字本
三十九上有
年字

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疾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為重陽重陽者過心主徐廣曰過音唐過者過也謂病過心者猶刺其心故煩滿食不下則絡脈有

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齊郎中令循病眾醫皆以為蹙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

令人不得前後洩循曰不得前後洩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洩再飲大洩三飲而病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

脈時右口氣急徐廣曰右一作有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湧赤也齊中

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為王使

外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擊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

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

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徐廣曰一

作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為寒熱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脾難於大小

洩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洩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滂滂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

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

中有熱而溺赤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脈曰沛消癰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

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
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
鼓形弊徐廣曰一作散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
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竝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
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
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
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
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
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
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齊中
尉潘滿如病小腹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臣意即謂齊太僕
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

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

其卒然合

徐廣曰二云來然合然合

合也是脾氣也右脈口氣至緊小見瘕氣也以

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

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徐廣曰前一作筋也陽虛侯相趙章病

召臣意眾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迴風音洞言洞徹入四支迴風者飲

食下噤

音益謂喉下也

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

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噤

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

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

穀者不及期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胃滿即為藥酒盡

三日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

氣也心脈濁徐廣曰一作肥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

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汁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

汗字本

入中出及灑水也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廣曰一作眾醫皆以為

風入中病主在肺一作肝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

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

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

難是蹙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

言蹙陰之絡結小腹也蹙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

其足蹙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

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故濟北王阿母徐廣曰濟一作齊王自言

足熱而蹙臣意告曰熱蹙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

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

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

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技能為所是案法新

徐廣曰所一作取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

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

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什於

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

此亦關內之病也齊中大夫病齟齬臣意灸其左陽明脈即為苦

參湯日漱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菹

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葇藹藥一撮以酒

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

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

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意

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

太子據

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徐廣曰殺音蘇葛反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爲大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爲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

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齊王黃

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

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

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此所

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脅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即弄之建亦欲

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

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

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爲柔湯使服

之十八日所而病愈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

爲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旋下病已病

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

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爲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螻瘻。徐廣曰：螻音饒。螻瘻爲病，腹大上膚黃，麤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卽出。螻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螻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音鬱。篤不發化爲蟲，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髮。徐廣曰：奉一作泰，又作奉。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食下噎，輒後之。徐廣曰：如廁。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卽走去，驅疾至舍，卽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爲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爲何？曰：以爲迴風可治。信卽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

日死，卽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卽爲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卽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則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肝，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養喜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卽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

悍公服之不得數洩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
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
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
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
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
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
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
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徐廣曰首始喻反忿發為疽
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
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
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廢以文帝十六年為齊王即位十一年卒諡孝王眾醫皆以為癘臣意診脈以為痺根在
右脇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

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

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

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徐廣曰一作脊

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

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徐廣曰

曰反一作及者死切之得腎反徐廣曰反肺法曰三歲死也安陵阪里公乘

項處病臣意診脈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

之慎毋為勞力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蹠踰徐廣曰一作踰要蹠寒

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內所

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

者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眾多久頗忘之

不能盡識不敢以對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

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

墨宋本

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

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問臣

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

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徐廣曰齊文王也文五年卒

以文帝宋本

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

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

故移名數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

善爲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

陵項處等病也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

也以爲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

徐廣曰董謂深藏一作董

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

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卽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

宋本藏下有之字

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質

徐廣曰一作賀又作質

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問臣意師慶安受

賀宋本

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

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爲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臣意卽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爲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間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爲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爲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爲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徐廣曰胥猶言須也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

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卽爲書以意屬楊慶以故知慶臣意

陽案

事慶謹以故愛意也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一作昆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

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徐廣曰一作齟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

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爲齊王侍醫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入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

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史記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

徐廣曰仲名喜

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

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雒陽自歸天

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為郃陽侯高帝十一年秋淮南

王英布反東并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

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斬西會甄布走荆

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諸子少

乃立濞於沛為吳王

徐廣曰十二年十月辛丑

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

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漢後五

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

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有三年駟案應劭曰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

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

氏傳

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

章郡銅山韋昭曰今故鄆潁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

無賦國用富饒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无賦於民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

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

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曰天下同宗

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

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

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應劭曰冬當斷獄秋

先請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滌不得行使人代已致請禮也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

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張晏

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

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

踐更輒與平賈漢書音義曰以當為更卒出錢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雇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興作以少

府錢借民比也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

弗予徐廣曰訟音公駟案如淳曰訟公也如此者四十餘年以故能使其眾鼂錯為太子

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

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

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

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潁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

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却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

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

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

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為年

薄太后服私姦服舍

服虔曰服舍在喪大而私姦宮中也

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

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膠西王邛

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

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

諸齊皆憚畏

韋昭曰故為齊分焉國名膠東濟北之屬

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詭膠西王無文

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

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

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詆

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

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

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

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匿

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

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

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

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

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吳

王欲內以鼂錯為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徨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

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

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

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

不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

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第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

侯之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

文穎曰王之太后也

億

夕

者

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爾時城陽恭王喜景王之子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徐廣曰吳王封吳四十二年矣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荆上劉賈都吳吳王移廣陵也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徐廣曰吳芮之玄孫

靖王著以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嗣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一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

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僂辱之為故漢書音義曰故事也不

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誑亂天下欲

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

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二十餘年

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

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音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

西走蜀漢中告越如淳曰告東越使定之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

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

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搏胡眾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

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

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

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爲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一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軍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爰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

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袁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竿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削奪之地故以反名爲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

宋本無一字各本同

宋本無下袁字

人以謝天下盜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盜為太常吳

王弟子德侯為宗正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駟案漢書曰吳王弟子德侯廣為宗王也盜裝治行後十餘日

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表盜奉宗廟

宗正輔親戚使告吳如盜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

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表盜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

應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盜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盜

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盜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

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

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

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

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

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饗

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強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

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饗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

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功臣願

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

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

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為已利於吳為生患也徒自損

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

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

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

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

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

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渡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

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
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
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
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
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
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
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兵十餘萬破
陽城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
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
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
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
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

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舉人亂天下幣

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滂亂天下錢也稱病不

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

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

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

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

宗廟鹵御物

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為御物

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

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

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土

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

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

使使惡條侯於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

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

徐廣曰楚相張尚諫王而死

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

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徐廣曰屬梁國欲戰條侯壁不肯

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犇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

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

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

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韋昭曰音徒屬反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

軍即使人縱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戰謂之縱盛其頭馳傳以聞吳地記曰吳王濞葬武進縣南地名相唐吳王

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

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

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跣席橐飲水謝太后

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

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

弓高侯顏當徐廣曰姓韓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

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

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

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

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叩等以為不義恐

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叩等謹以罷兵歸

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

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

圖王曰如叩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

王皆死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

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

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為楚王

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言漢之王吳由父代王被省封邵陽侯省音所幸反能薄賦歛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表盜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爲權首反受其咎豈表盜邪

宋本豈盜錯邪

史記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西漢史記卷一百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卽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漢書曰竇嬰字王孫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竇嬰乃言表盜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蘇林

曰自令裁度取為用也

金無人家者實嬰守榮湯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

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

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為太子

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田南山

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

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

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而不朝相提

而論徐廣曰提音徒抵反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怒也毒

蟲怒必螫人又火各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

其魏其者沾沾徐廣曰一作恬又昌兼反又常際反自喜耳多易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難

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

盛蚡為諸郎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者為諸公年少者為諸卿如今人相號為上大夫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

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盤盂

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樂孟中所為法戒諸書諸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甲槃孟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王太后賢之徐廣曰

曰即蚡同母姊者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

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徐廣曰孝景後三年即封蚡為武安侯是孝武初嗣位之年也

勝為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

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

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

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

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

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

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母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韋昭曰欲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栢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曰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

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

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韋昭曰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刻補也音核生貴

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

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誅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

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

盡不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室如淳曰官名也上怒曰君何

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太山有益縣樂安有益縣也

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

宅甲諸第徐廣曰爲諸第之上也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

羅鍾鼓立曲旃如淳曰旃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儻也蘇林曰禮大夫立曲旃由柄上曲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

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

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

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漢書音義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張晏曰自奮厲也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

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

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

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

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善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

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

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

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

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

數千萬食客日數千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

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

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

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去之者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灌夫亦倚

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

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

其游如父子

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

欲與仲孺過魏其侯

漢書曰灌夫字仲孺

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

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

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

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

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

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

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

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

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

徐廣曰鄂一作悟

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

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

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

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

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郄乃謾自

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

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

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

其元光四年春

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

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

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時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

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

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

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

酣武安起為壽

如淳曰上酒為稱壽非大行酒

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

席耳餘半膝席

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

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

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徐廣曰屬一作畢時武

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

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

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咄囁耳語韋昭曰咄囁附耳小語聲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

西宮衛尉漢書音義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

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為除地也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

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

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

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

罵坐不敬繫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宮今守官也遂案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

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

使人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

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

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

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悉其夫人復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具

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

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

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

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

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

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諂仰視天而俯畫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畫地論欲作反事

辟倪兩宮間徐廣曰辟音芳細反倪音詣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為反

者當得為大將立功也瓚曰天下有變謂天子崩因變難之際得立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

魏其侯言丞相短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

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
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
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
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
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
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張晏曰挽頭於車轅下隨
母而已贊曰小馬在轅下
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
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籍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
肉之矣臣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
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
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
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漢書音
義曰秃

老公言嬰無官位拔援也首鼠一前一卻也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蘇林曰何不自
解釋為喜樂邪夫

板本

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
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辭舌
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
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薄責魏其所言灌夫
頗不讐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
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
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如淳曰
大行立
漢書音義曰以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家臣印封遺詔乃劾魏其矯先帝
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徐廣曰疑非五
年亦非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
聞聞即患病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
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偽作
飛揚誹謗之語故以十二月晦徐廣曰
疑非十

宗本無
乃字

籍案

對案

二月也。聖案張晏曰：月晦者春垂至也。

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

漢書音義曰：言紛號呼謝服罪。

也。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

徐廣曰：紛疾見。

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春共在一春內邪。武帝本紀四年三月乙卯田蚡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為二月也。案侯表蚡事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建元元年訖元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以元光四年卒。亦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在然蚡薨在嬰死後分明。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

褌入宮不敬

徐廣曰：表云坐衣不敬，國除。

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

徐廣曰：建元二年。

武安

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眾庶，不載音，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史記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

徐廣曰在汝潁之間也

後徙雒陽嘗受韓子雜

雜字雖全本同

家說於騶田生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

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

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

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

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

長公主

徐廣曰景帝姑

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

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

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

送臣等六人將兵繫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

宋本作日前

擊宋本

魏川牛鳳圖氏圖印

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卽欲以侘丑亞反，鄙縣徐廣曰一作

也。新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

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

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

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

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

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蒙縣獄吏田甲辱安

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卽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

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

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

乎？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

爲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爲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

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

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

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

所，安國人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

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

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

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

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

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用宮垣事卒自殺

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

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

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身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眾

不足以為疆自上古不屬為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

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慎曰魯縞之縞尤薄衝風之末力不能漂

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

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張晏曰蒙猶帥

也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

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

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

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

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鴈門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

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驍健也張晏曰

驍勇也若六博之梟也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

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

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於是時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問左右曰幾為漢所賣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禔取辱耳徐廣曰禔一作祗也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軍法語也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

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如淳曰為天子導引而墮車跛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龍音龍城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

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辟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

史記一百八

馮川屯鳳臺

云廉正忠直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史記一百九

馮川屯鳳臺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張晏曰為武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授梁印故不以賞也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昆音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

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虜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勒習兵擊匈奴

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縱馳騁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

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文穎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廣

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

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果匈奴射雕者

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

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

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

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

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

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

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

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

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

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

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

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

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鐃器受一斗畫炊飲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

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

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

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

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

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

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詳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徐廣曰一云抱兒鞭馬南馳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孫惟嬰之孫名強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

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

平蘇林曰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

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

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徐廣曰一作沒

利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

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

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

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猿臂如臂曰臂如猿通肩其善射亦天性也雖

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

射闊狹以飲如淳曰射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專以射為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之處

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苟士

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

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

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

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充本法得首

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充本法得首

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

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

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嚮

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

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郡賦曰黃間機張善弩之名綱案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之孟康曰太公六韜曰陷堅

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

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

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

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

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

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

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

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

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

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

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

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

曰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

擊案

充本作本義案本

郡案都

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

徐廣曰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

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

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

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

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誠以為李廣老數奇

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奇為不偶也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

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

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

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

與行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

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

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

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

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

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单

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

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

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

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

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伐郡太守

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

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墻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

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項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徐廣曰元符六年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旣壯選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屬張掖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徐廣曰出燉煌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旣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旣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旣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史記一百一十

匈奴列傳第五十。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音義曰匈奴始祖唐虞以上有山戎

獫狁葷粥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

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羸馱騃徐廣曰北狄駝馬騊駼徐廣曰似馬而青騊駼徐廣曰音顛巨虛之

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

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

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

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韋昭曰鋌形似矛鐵柄音時年反利

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

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

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漢書曰單

西川忠鳳

心自是道衰... 紀戎為中國... 不能列其種類也

許漢書增紀王宣... 王事似不可少

于姓掌
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徐廣曰后稷之曾孫變于西戎邑于幽其後三

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徐廣曰公劉九世孫亶父亡走岐下而幽人悉從

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後十有餘

年武王伐紂而營維邑復居于鄂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

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

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

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卻申侯怒而

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韋昭曰戎後來居此山故號曰驪戎遂取周之焦穫

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鄂而

東徙維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

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

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

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汜邑初周襄王欲伐

鄭故娶戎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

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

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狄

或居于陸渾徐廣曰陸為陸邑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

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大原毛詩傳曰言逐出之而已出輿彭彭城彼朔

方毛詩傳曰彭彭四馬貌朔方北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

立欲修霸業乃與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邑當

是之時秦晉為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圖洛之間徐廣曰圖在河西音銀洛

在上郡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于秦故自隴以

西有縣諸緄戎翟獯徐廣曰在天水獯音九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

徐廣曰後更名烏氏徐廣曰在安定胸衍徐廣曰在右北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

燕北有東胡山戎漢書音義曰鳥九或云鮮卑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

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

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音鈞山名在鴈門而破并代以

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

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

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

河及上郡於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服虔曰昭王母也亂有二子

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

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

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音代浪反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徐廣曰在朔方而置雲

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

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

築長城自造陽韋昭曰地名在上谷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

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

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

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音丁華反戍以

均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澗谿谷可繕者治之起

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當是

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曰頭曼韋昭曰音瞞

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

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

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闕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

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

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

宋本無服度曰三字

宋本無音字

騎冒頓乃作為鳴鏑

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箭也韋昭曰矢鏑飛則鳴

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

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

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

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

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

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

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

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

徐廣曰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

是時東胡疆盛聞

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

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

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

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

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

氏子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唐千餘里

各居其邊為甌脫

韋昭曰界上也守處

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

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

地與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子

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

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

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

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

施

徐廣曰在上郡

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

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

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

疆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服處云音鹿離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

大當戶左右骨都侯骨都異姓大臣匈奴謂賢曰屠耆徐廣曰屠作諸故常以太子為

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

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呼衍氏須下氏常與單于婚媾蘭氏其後有

須卜氏須卜氏主獻訟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

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氏羌而

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

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

長什長裨小王相封徐廣曰一作將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

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漢書

音義曰匈奴秋社八月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

有罪小者輒漢書音義曰刻其面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

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

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張準曰匈奴名家曰還落近幸臣妾

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

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

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

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

北服渾庾屈射丁靈鬲昆新犁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

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

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

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

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在雁門步兵
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
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馬北方盡烏驪
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
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
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
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
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
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
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
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
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伐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

代宗本

女公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爲昆弟
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縮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
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
爲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
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
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
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
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
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
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
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
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

難氏下注
徐廣曰音
文宗本

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

徐廣曰一云樓湟

烏孫呼揭音及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

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

使郎中係雲音火淺奉書請獻素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

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新

望之地漢書音義曰塞下地名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

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

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

係雲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

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

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

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

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

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

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

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徐廣曰一錦袷袍各一比余

一徐廣曰或作疏比也黃金飾具帶一漢書音義曰要中大帶黃金胄紕一徐廣曰或作犀繡十匹錦

三十二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四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

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徐廣曰一云稽粥第二單

于自後皆以第別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

行說傅公主說不欲行漢疆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

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

字本無音字大作火

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韋昭曰言

漢物什中之一入匈奴匈奴則動心歸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

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湏乳汁也音都奉反之便美

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漢遺單于書牘

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

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

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

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

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温厚肥美以齎送飲食

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爲事其老弱不能鬪

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爲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

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卧漢書音義曰匈奴

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

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

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

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

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

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

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

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喋音謀利口也而佔佔

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糲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

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韋昭曰苦籠也音若靡監之監則候秋孰以

佔音昌古反衣裳貌

冠固何當

言雖復著冠固何當所並

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

注中喋字皆世

騎馳蹂而稼穡耳

徐廣曰蹂音而九反

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

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

徐廣曰姓孫其子單封為鮮侯

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徐廣曰檄安定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

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召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

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遼

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

成侯董赤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徐廣曰內史樂布亦為將軍單于留塞內月餘

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

甚多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

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

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

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

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王相安

俱無暴逆今聞漂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亡萬民之命

離兩王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王已和親兩王驩說寢兵

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闕然更始徐廣曰關音倫安定意也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

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

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

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秣金

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

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

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

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跋

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

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

舍宋本

在宋本

已宋本

國宋本

掄宋本

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于既立徐廣曰後元二年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前而二年答單于書其間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四歲數不云前也孝文後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也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

三宗本

容宗本

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帝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奸音蘭出物與匈奴交漢書音義曰私出塞與匈奴交市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徐廣曰云乃下具告單于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

宋本無帝字

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韓長孺傳曰恢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

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

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為胡所

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

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

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

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

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

固漢亦棄上谷之什音辟縣漢書音義曰言造陽地以予胡是歲漢之

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

稚斜自立為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

單為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

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

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

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

殺略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

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

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

去漢得右賢王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
 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
 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
 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徐廣曰合有二十耳右將軍建得
 以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
 漢漢封為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
 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
 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以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
 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
 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
 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處木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乃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人也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

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
 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
 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
 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
 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
 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
 王與屠休王恐謀降漢徐廣曰元符二年也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
 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
 則隴西北地河西謐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
 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
 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為單于計居
 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聚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

兩左字
 宗奇
 作右

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徐廣曰：在金城。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

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二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大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是

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

韋昭曰主使來主客也

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

客官宋本

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

徒宋本

何徙遠走亡匿於幕北苦寒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

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

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

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

宋本無俗字

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

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鬲絕胡與羌通之路

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

公宋本翁

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為塞

漢書音義曰胘雷地名在烏于北

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

孫宋本

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倔

強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

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

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

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

中貴人其儒先

先先生也漢書作儒生也

以為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

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

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譙以甘言欲多得漢財

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見漢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

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

其貴人至漢病漢與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

宋本見漢

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
殺吾貴使者乃畱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
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
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徐廣曰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畱匈奴三
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徐廣曰烏立為單于年
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
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
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
盡畱漢使漢使畱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畱相
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种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敖築受降
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飢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
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

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
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
山而還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
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
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
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為護維王為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喪亡
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
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
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
于弟右賢王响音鈞又音呼犁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响犁湖于
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
至廬响音備匈奴地名又山名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强弩

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人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
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
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漢書音義曰漢將也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
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
城會單于病死响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
且鞮侯為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
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
世之讎春秋大之春秋傳曰九世猶可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
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克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
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
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
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

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

脫漢兵物故計六七漢復使因杵將軍數出西河與強弩都尉會

涿涂山徐廣曰二海音耶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

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

圍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

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強弩都尉

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

因杆將軍數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

余吾水北徐廣曰余一作斜音邪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

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

并眾降匈奴徐廣曰案史記將相年表及漢書征和二年巫蠱始起三年廣利與商丘成出擊胡軍敗乃降得來還千人一兩人

耳游擊說無所得因杆數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徐廣曰天漢四年漢

杆本

杆本

杆本
及宗本
無軍字

公羊本
可下有以字

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權

徐廣曰而務譎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詩云彼已之子將率席中國廣大

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史記一百一十

史記百一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

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

天子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夷侯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襄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

長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

弟步廣徐廣曰步一作少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

先母之子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入至甘泉

居室有一鉗徒張晏曰甘泉中徒所居也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

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

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夷

侯午尚景帝姊長公主生子季須元鼎年季須坐殺無子如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如之乃使

西川忠鳳園氏園圖

氏園

較字本

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

宋本無下教字

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曾孫名掌也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為夫

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

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

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籠城斬首虜數百

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

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

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

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

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關遂略河南地至於隴西捕首

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以三千八

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

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天子曰匈奴

逆天理亂人倫暴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

為邊害張晏曰從竊火借兵鈔邊也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

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關獲首

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

按榆谿舊塞如淳曰按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絕梓領梁北河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封蒲泥破

符離晉灼曰二王號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執訊

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

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徐廣曰友者太守名也姓其也入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

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

討宋

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

文類曰音

組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

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

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

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

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

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

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因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

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

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

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

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

青臣青子在纏綵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

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

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

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都尉韓

說從大將軍出窳渾徐廣曰窳渾在朔方音瘃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下搏戰獲王

以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頤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

三百戶封賀為南窳侯徐廣曰窳宜作奔音匹孝反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

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

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

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

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

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

大僕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

左宗本

令李廣為後將軍右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

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

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

軍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

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

其罪正閔張晏曰正軍也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徐廣曰儒生建當云何霸曰自大

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

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

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

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

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

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

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

為宮在長安則曰秦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奉高宮唯當時所在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廣曰姊即少

也兒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

為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

當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

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張晏曰藉若胡侯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

亦宗本

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為東海都尉，校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

徐廣曰：驃，一作作驃。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

盪，漢書音義曰：音戾山名也。討遼、濮、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懾懼者弗取。

文類曰：恐懼也。冀獲單于子，徐廣曰：一作與。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誅全甲，徐廣曰：全一作金。執渾邪王子

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為主。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

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

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

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張晏曰：水名也。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茜涂王，張晏曰：胡王也。以眾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二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闕氏、王

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

驃騎將軍，斬遼、濮王，捕稽且王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

百戶封破奴為從驃侯，張晏曰：從驃騎將軍有功，因為號。校尉句王，徐廣曰：句音鉤。匈奴以為號。高不識

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

宋本無校尉三字各本皆無

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合
騎侯敖坐行畱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
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
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畱落不遇由此驃騎
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
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
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是時
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
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
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
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
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

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

文穎曰胡王名為下麾侯鷹庇徐廣曰一云為為煇渠侯禽黎為河綦侯徐廣曰禽一作鳥大

當戶銅離徐廣曰一作稠離也為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

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

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獍驛晉灼曰獍音欺譙反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

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

河塞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

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

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

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

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畱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

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

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為前將軍太僕為左將軍王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軍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孫吳兵法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

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徐廣曰遲一作黎不得單于

頗獲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徐廣曰寘音田得匈奴積粟食軍

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

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

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

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

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

為單于單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

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

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巴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

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徐廣曰粥一作九駟案應劭曰所降士有材力者約

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徐廣曰獲一作護以誅北車者晉灼曰王號也轉擊左大將斬

宋本及各本皆無軍字

驃宋本

捕宋本

北宋本

獲旗鼓歷涉離侯濟弓閭晉灼曰水名也獲屯頭王漢書音義曰胡王號也韓王等三人徐廣

曰王一作藉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

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

食於敵連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

平大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橐余山斬首捕

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徐廣

曰一作衛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淳

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陸

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軒為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

安稽徐廣曰姓趙故匈奴王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二百戶校尉取得旗鼓為關內

侯食邑二百戶校尉自為爵大庶長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

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

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二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

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如淳曰大將軍驃騎將軍皆有大司馬之號也定令今驃騎將軍秩祿與

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

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為人少言

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常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

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

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

官齋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

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徐廣曰穿地為營域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

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

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

茂陵為冢像祁連山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謚也桓廣地謚也張晏曰論法布

字本有後字各本同

今宗本

嘗宗本

義行剛曰景闢
上報遠曰桓

元封元年嬗卒諡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
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于侯
登皆坐酎金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
卒徐廣曰元封五年諡為烈侯子伉代為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
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
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長公主故長
平侯伉伐侯六歲坐法失侯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大將
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
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為侯二千三百戶
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
及校尉已為將者十四人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

代宗本
宗本亦作
方

軍公孫賀賀義渠人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為平曲侯

徐廣曰
為隴西

大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為輕車將

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
軍有功封為南甯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
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大鼎六年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

餘里無功後八歲徐廣曰大初二年以太僕為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為將軍

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為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奸

徐廣曰
陽石一

云德為巫蠱族滅無後將軍李息郁邳人

服虔曰
邳首室

事景帝至武帝立

八歲為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從三歲為將軍從

後宗本

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將軍公孫

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為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

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合騎侯後

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雲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將軍將軍李蔡成紀人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樂安侯已為丞相坐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為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再為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為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

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冢在大猶

家案

相國降為翕侯武帝立十七歲為前將軍出單于戰敗降匈奴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遠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博望侯後三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為大行而卒冢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殺裨人也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為龍頡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為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祿勳掘蠱太子宫衛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

家案

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毋功奪印將軍荀彘太原
廣武人以御見侍中為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
擊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最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

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徐廣曰再出以斬捕首虜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

以眾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盜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

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為侯者凡六人而後為將軍二人將軍

路博德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為符離侯驃騎

死後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為

疆弩都尉屯居延卒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

歸漢為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驃侯坐酎金失侯
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徐廣曰元擊虜樓

蘭王復封為浞野侯後六歲徐廣曰太為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

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為虜所得遂沒

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徐廣曰以太初二年入匈

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為五侯凡二

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為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

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

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紉不肖者

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為

將如此

入主之林也人曰奉志數海而曰有海士黜擢亦效此意其為
撥其先交之真寶客天子命也擢新野州士大夫密寶條不肖者
世稱其風雅軍賦古名德海濱也新寶客也之時大將軍博曰自
太史公曰趙襄子曰

十四歲而武烈也
彭生坐盡其

其軍風尚效中

效立寶王士



